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

東莞　陳　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閱

高　其翰　其閎　校

己巳正統十四年正月福建巡按御史汪澄以畏避妄奏賊情下獄誅之○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韶既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寶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兵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讌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大發兵討之○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

鄧茂七死

前天實
爲先有
雲南今
說北衛
亦有意
川世道

左叅政張瑛戰歿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慣親率兵拒戰陥陣而死

二月鄧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爲主○北虜來貢尋發兵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貴州苗反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歷秩費數而爽酋遁誅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刷衛空虛苗傑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

降之亂禁乃有救存焉然是委輸救渴何如從民請而決一戰勝負未可知也

矣。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乞通道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襲。我軍無復紀律死以萬數。軏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餓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入朝留為戶部尚書

忱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

擢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蘇州吳縣人才識聰敏嚴明敢為先巡江西有聲吏民奏留重按一年時寇發二十有八民備吏苦素所請練風采凜然恩威大著凡臨衆決事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疏滯設施最愜輿情

少年老成天生英品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謙胡降之擢成按察

陶成亦是有膽畧人

副使駙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
乘間時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道師老財費討無所出成
與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
環聽悚動悔悟率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詔殺使者引
餘黨遁入山中

南京宮殿災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蓮
身殿火起延入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詔
赦天下自王振擅權上干天象災異屢見浙江紹興山
移于平地又地動白毛徧生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
數千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黃河改往東流

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梁武高歡時應有驗

于海淹沒人家千餘戶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尺高災害種種盡諱言之至是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是月熒惑入南斗時侍講徐珵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珵曰禍不遠矣遂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韃子婦邪乃行○詔清理刑獄註命太監金瑛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

時春夏不雨議令審錄囚以消天變然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此瑛會劾張黃蓋擁遊于大理寺爲[illegible]

尺璽中坐前書以下俱左右列坐。

封都督楊洪爲昌平伯充總兵官鎮守寧府

洪以漢中百戶累陞是職專以守禦石、獲虜于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斬首功封伯虜畏之呼楊王。

詔張楷還兵仍討浙賊凡三司官皆得貸死惟前後巡按柴文顯汪澄俱　極刑籍振惡御史權重故殺之

秋七月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卽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駕時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　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

此何等大事而不與大臣議耶

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方一鼓，即虛驚，衆以爲不祥。明日至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掠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歎息怨恨者。學士曹鼐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會，謂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于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軍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遍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尸滿路，寇亦開壁待我深入。

宣德以來，明人與中國和好，數歲遣馬進來享，往來皆大舉入寇，或有犯邊，不過百餘騎耳。

振平素挾驁愎不度時勢而強行事已迫矣猶戀戀且遲留遂至陷虜何異乎此

大同又欲北行益忩迫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跽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恐之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大懼大同副總兵郭登謂　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還至很山虜追且及遣朱勇率

使如楊洪石亨能出勁卒以擊其後必無是敗何捐驚惶無措閉門不出

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冐入鷂兒嶺。虜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　車駕疾馳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次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以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振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遍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迴旋之間。軍伍已亂。爭先奔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

上之蒙塵也王振滔天之罪歟警戒司兆啟曾幾乎軍者寧不能力沮死諍于廟堂自損纓冲野豈所謂以死勤事者哉

投戈者不殺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鬪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屍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萬餘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驢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爲胡人所獲滿載而還　上遂北狩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十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迸日飢餓僅得達關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至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我師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爲不利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

虎虜具服

此處天相之也不則爲胥之胥夜行酒與宋之委身沙漠耳

伯顏大有人心豈可以虜殺曰食子野心哉一

王。上問曰于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虜聞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讎。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容此輩在旁開口。攘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

大明天子雲端裡坐。不加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威傷之中。鋒矢不露。寸兵不涉。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

賞我界所據有中國眞之無疑矣

貴先昇曰嘗官取司

安得審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〇二日復坐寶位
之上〇豈不有萬世美名乎〇衆皆曰者〇然辭也〇胡語云者 於是也
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亦也先弟也
〇十七日 聖駕夜抵宣府河袁彬挾馬渡訖報至京
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采段疋等
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〇十八日 皇太
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攝總萬機于午門南面
見百官啟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真矣〇二十日
立 皇長子見深爲 皇太子時年二歲乃命 郕王
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〇二十二日 郕王臨午門

諫停于然時掌兵戎方六師將出之時長其威敢稱能力阻戎顧今事敗勢阻而後彈壓雖奸閹罪惡不容誅然下大事已無及矣

左門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王論以朝廷自有處置忠心憤懣叫號不已曰王振罪惡滔天傾危社稷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罪惡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閣門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忿欲捽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佐憤起捽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眞姦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搶裂頃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曳三尸陳于東安門都御史

陳鑑奉令旨籍振宅執其任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跡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共諠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　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言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治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　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磔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〇遣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參將石亨繫錦衣衛獄時洪與亨有協守

果是上策何以不行沮之者誰也

之責坐以不救　乘輿故械繫詔獄○皇太后命以于

謙爲兵部尚書○二十三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

金幣約賂至卽歸　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

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

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

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旣獻

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紿我耳

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

以壯士七千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　駕

還召壯士與之謀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

失此机會真可惜也

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　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覘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又有

袁彬哈銘二人隨侍

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　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　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

廣州盜黃蕭養

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督佰顏與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
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
飯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羊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
一項差韃婦管起管下○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
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理萬幾 郕王
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
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
日行禮○是日令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
事○是月廣州盜黃蕭養聞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
王清遂僭稱東陽王

貌陋眇目者恒多智

蕭養者高要沖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强盜在郡獄踰年所以飲牀皮忽責色漸生怵禁同禁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叢利斧飯桶中破鎖鐐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赴之者如歸市旬日間至萬餘人於是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賊中亂衣者如疊裂雲帳呂公車衛城裴為所破將移懸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不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闖蕭養所在言未既只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衆賊擁清至城下使諭泉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屠賊遂僭號改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者自餘人

國儲已定郕王務輔何不遂月遂有勸進之舉崇憲寺圖爵貴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郕王即皇帝位遙尊　上為　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於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尊法令始行○也

者爲之邪

具見謀略

先復遣使至書辭悖戾兵部尚書于謙見 帝泣言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隷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鏜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安插勿爲虜所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支

准作月糧之數實為所得　帝嘉納施行之○進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為鴻臚寺丞楊興為戶部郎中先是　帝在郕邸吏部奉勑擇儒官為官寮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翥由修撰為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為審理山與興由訓道為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不料一旦遭逢及此後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

四人俞之失三未見也息聽兮爾傳于此益信

人之功名冒貴不可

預料如此

我朝民壯之制權輿於此

郎與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等關○命侍講徐埕楊鼎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赦叅將石亨出于獄總京師兵馬退虜贖罪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膝望之竦然

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 上皇

成山侯有以挽蔡京阿外城濮屬太監興安所斷

淵識卓見鎮之以靜不爲群議所撓

可謂朝廷有人豈可以官者而沒其善也

焚城外倉儲此鑒遠

自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青史決不負人）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一步不得離此英是謙言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時承平日久城外墻上等處倉場草束豆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

奏聞或謂事亟何不待報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藉此持久坐困于我非計也

宋時遣人圖汴京塚年龍岡之導

○也先犯京師焚長陵獻陵景陵殿寢祭器遂大剽劫令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救交趾舊將成山侯王通爲都督與陞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協守京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曰虜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

拔時急務
不忝父風

中原氣概

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敢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進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無敢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肅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也先犯京城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遁從泰　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衆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唆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　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

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
復等至虜營、露刃夾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
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縱騎、四面剽刦、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
出計策、莫能支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勑宣府、遼東總兵
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爲　聖旨
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
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
約誘也先入陣、宜乘其孤軍、令兵勦殺、許之、爲也先

石亨敗虜從信錄甚畧此詳紀之以為中原吐氣

氣自倍

選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統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銳兵從之諸軍讙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卻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卻而南亨令石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來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淸風店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諜者詒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果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衝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皆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盡棄所掠之物遁亨既敗虜

石爺爺　俗威所[illegible]

威名益震虜不敢入輒請和見邊人呼為石爺爺封武清伯進侯總京營彪為都督僉事叅將大同○虜既敗復擁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亦隨之既入虜營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却之胡濙王直曰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

從古以來虜勢皆然中國人先存畏心爾堂稱哭南為醉易良可治哭

虜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固安遂至關盡殲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則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登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十人洪子俊幾為所殺○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召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為盜故也○改刑部侍郎江淵為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為吏部尚書文淵初由溫州知府超陞刑部侍郎數年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之乃召為戶部侍郎至京遂進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兩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

淵四川江津人

悦遂事屬正欲從一

剔定之旣論洪等將升與房延爲驕貴未聞樞沿延變也雖不足罰亦不必賞

仍命恍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只是才優○○○餘次發運未肯愆期

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以數百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恍取所積餘米、依數造成、且計水磨明盔、非數月不可、暫令漲鍋、以副急用、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

十一月、以虜旣退、京城戒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爵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雖尙權譎、然律頗嚴、士卒用命、以故累立邊功、歷陞將帥、且善靑兵、遇虜必擒、其虛戒、勤、嘗出其不意、虜甚畏之

時太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

亨信擇業有功可錄北門鎖鑰

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朝議徙召宣府總兵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棄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宮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儕生矣。因設策捍衛、督將士晝夜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立志之堅有守土也夏可以武矣日之

古今立國邊徼爲急哉　劉建部曲蕞邇胡澆夫守既失所恃者宣府以爲屏蔽正統之末嘗困者惟知保京師而付宣府于度外弗思宣府苟不守則山後皆瀚寇矣猾發之外而胡騎鳴鏑北門矣何以爲國幸而羅公忠義奮發誓死以守不獨一城生聚蒙福而京師實賴之故世謂事信有社稷功信矣至守大同則郭登之績尤偉焉

提勵衛邦登爲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衄邊鄙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流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　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其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爲理創傳藥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

史書此最難不及行而郭登所能是抵中國之氣

登議寧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檄奏

大暑胡馬南騁三關失險虜賊流連內地爲患非輕

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

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

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

已退優詔褒答焉

郭登平昌侯郭子興之孫
從征麓川有功陞是職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

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死伯孫

繼之勢益熾懋等乃出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

以賊攻賊兵法無如所聞之妙

八閩平

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捷鬭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以書遺之許以自新使諜佯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葉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州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虜酋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捷刺阿哈剌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進酒進膳尋值發

正而婉

事諱微米

士之以見忠

聖節也先上壽進蟒貂裘筵宴　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于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爲胡壻邪後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紿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也先益敬服　聖德巍巍每夜遙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常宿　御寢旁天寒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兩脅溫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

伯顏妻亦奇女子也

實患難中一段佳話

以一手擘我肭、我不動候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上皇日回朝着汝做都指揮、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覩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卣來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日、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上可寬心

遼事擁虜寇奉軍寇至甘州殺入陝西直逼內京

周氏皇太子生母也

時至自不能留憂成疾病悔無及矣○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令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環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謚忠烈

張輔爲文廟功臣平交趾因進爵爲公位羣臣上累朝皆優寵之爲人寡言笑智力過人重事繼之士爲本朝武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濂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濂淮安人初為御史巡按廣東一毫不取廣人深德之為副都御史則邊備充足歸京奏對弘壯拜刑部平闊冠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後卒追封沐陽伯謚榮襄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綱金陵人以生員薦入翰林膳寫寘廟實錄除中書舍人改郎府審理正以從龍恩擢進得預密勿時以為異入閣三月又改南京禮部侍郎

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依照北直隸事例給糧分養　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寺各監苑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警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

至今遂爲故事，每歲滋生陪補，民多弊云。

景皇帝紀

帝宣宗第二子，貴妃吳氏所生，初封郕王。英宗北狩，奉　孫太后懿旨，　皇太子幼沖，未能踐祚，以　帝年長，監國。既而羣臣勸進，遂正大位，在位七年。　英宗復辟，廢帝爲郕王，歸西內。時帝已病，越數日崩。成化十年，命復帝廟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正月朔，帝受朝，免賀。○上皇在虜營，爲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于斷頭山，作年譜。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上皇在迤北。○上皇書至，率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羣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欲能識太上皇者行。群臣懼

此事近戲亦朝廷褻之觀也

奇能聽而

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進內閣學士苗衷兵部尚書尋致仕○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褻狎

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宣廟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御以袖中餘錢賜之則金錢故事其來久矣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時增特寵驕縱勢日熾大臣有候

而懲治之不私賞威足服聽聖

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都督汪全恃戚畹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晏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

以寡勝衆只是無怯心也一有怯心雖萬衆能爲矣

二鼓報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爲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遊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十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之呼聲出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楮桃山共前後斬首擒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物器械以萬計捷聞賜敕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騎自虜衆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

郭定實守大同應而納謀有古良將風其為攪地龍等所創智乃之極

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持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衂常假馬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撥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殺人馬多者數十賊稱以為神云○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日守禦邢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山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界分守。因其險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遏處

停蓄散曰木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士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虜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銜夜關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類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漸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濟餽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於是手不習攻戰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

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賄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蠹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姦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搜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 陛下斷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曾

納粟入監事例監生下此從此復此以販飢甚至於此以助工濟邊祖宗良法澌滅盡矣

皆切時務。上嘉納之〇以邊圍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選事例毋與歲貢同

祖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途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曾選監生以信業爲給事中厥後其法寖廢迨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皆一例挨次撥歷聽選無復發養之實矣倫堂遂爲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撥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爲冗員無所事事太學虛文視天下郡縣學校相去何能以寸閱歷世變何可勝慨。

閏正月郭登獲虜諜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韃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　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　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

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亦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亦人馬約九萬戰亦疲亦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銃短鎗登得此息知請和之難府思得公廉有為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恥之心涖政惟肆貪淫之志釀成汙瀾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料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鎭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 上下其疏于有司○山西行都司天城衛

笙撫趨撰
論已際其
未聞有劉
攻斜而賈
斌發圍雖
登于今其

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怠
于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閹寺用事之
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羣臣
無一梢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言與　皇上
肇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　宸
斷除去羈柄閹人專備灑掃凡所被者必斥之端本澄
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于歷代直諫盡忠守節
之士與特寵宦官擅其要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
伏乞刊布臣寮必能觀感以與起忠義之誠而宦者亦
不得縱恣究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

前盆明
格之弊非
其實言者
邪

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須給足爲勸戒所
編不必刊布且言獄檀自離役發回原衛
洪武中有典史馮堅言防制宦官等事言調攝
貪饞與奧獄選　高皇帝嘗與馮堅同升矣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諡忠愍
球二子長鉞次釪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歿于非命皆
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襃贈
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
忠義凜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即舉是秋
鄉試第一尊兄弟並登進士鉞仕至左參政釪選爲
翰林庶吉士改御史任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
蟬聯不絕人謂天
固所以報忠愍云
三月虜奉　上皇至大同分道入寇是月虜入壽麥川
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虜又入萬全入寧夏至慶陽

復奉車駕至大同諸虜大掠蔚朔分寇宣府諸城蔚獲
虜諜言田達子道也先與賽罕王大同王荅見不花王
鐵哥不花王鐵哥平章脫脫不花王分道入寇虜意欲
上皇不忍諸邊受害促賂議和迎　駕北
夏四月宣府遊擊楊俊擒喜寧檻送京師伏誅楊洪庶
子俊充遊擊將軍時出宣府經畧獨石諸城是月二十二
日　上皇以久無使臣往來而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
也先擾邊乃令袁彬至也先處說爺爺有旨要差總旗
高磐太監喜寧達子鄂哈出回京也先依聽　上皇又
密書書寧謀叛情跡令磐到宣府與總兵官以計擒之

及至野狐嶺扁蓋與喜寧飲城下密約城上子進湯時
即發短鎗少頃鎗發達衆走散蓋抱喜寧滚下壕中遂
擒入城哪哈出回營報知　上皇書曰這厮使兩下動
干戈害人如今拏了從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期了
楊俊送喜寧至京誅之以功陞都督○都督董興等大

廣州賊平

破廣州賊黄蕭養等誅之楊信民先爲廣東參議有惠
政恩信素孚于民及受　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
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　散既而信民卒與等帥兵至

馬軾鑿視
通微且深
合用兵之

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
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劉公嚴軍令經

梧竹生枝而兆亂大星夜墜而甚亡群賊亦關天數邪

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輒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輒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輿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輒以所占告曰四日內破賊必矣輿率軍至大洲所與賊遇果破之蕭養中流矢果被擒伏誅餘黨悉平輿從封海寧伯天順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銀坑賊自葉得留歿復擁葉希八等爲渠魁劫車盤嶺掠取谷從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數萬人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節村陶得二客寮

衆數千人歸之居數嶺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米湖盡掠二城乃能塞駐鮑村取貨於義烏掠人於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衆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麟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

恭等出禦之沈麟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㕥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進至金華令軍中倒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梱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隸程進至處州界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實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建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益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賊敗潰斬擒甚衆提閫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

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于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揩從之令賫榜入山反覆曉諭詞亦通徇揩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揩優加賞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蔡希八等并其黨十餘人來揩納其降給帖令復業事聞兩得璽書諭揩相機撫勦揩等奏賊聽招復業之疏方上而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龍水青田攻武義武義無城惟木柵陶成集內之勦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餓而城中火起兵遂潰成策馬突陣歿之未幾得璽書諭揩廣

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檄遣官入山再招脇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寨出降餘黨聞風悉解散

成廣西鬱林人事聞贈布叅政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蔭子晉爲東廣新會縣丞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撫無功下之獄議罪議上以冠平功贖罪放歸

立京營團操

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揀湊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司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

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千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管令在營操練體統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戮左都督楊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弃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入城皆不守既而命為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寧守備官軍于懷來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部有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譴凌辱而死其父洪懷讎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弃城丧師辱國及懷挾私讎枉死邊

俊亦驍將也獎之可惜于公大意全在垂戒將來

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將完者脫歡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頗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群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

郕王監國不欲急君

邊人謝之曰國有主矣此斯公謀申之謀也

是臣子之至情興安阜然有守人不易下植于才學汗偽其不

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遠景帝之心矣）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邊患耳於是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安興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邪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語塞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

欽迎復術
状務森礼

迎復實驚訝詰內閣曰之過與安被詰曰爾奉黃紙幹
事他何與焉實遂偕虜使北行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也先見實等
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也
先因曰 大明皇帝是我讎人自領軍馬與我厮殺天
的氣候落在我手裡衆人敎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
〇〇〇
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
慢你每提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
心也也先曰你們來得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
就了若不來呵我們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

昔及此輩將王振附尋皆盡作死亦不足蔽其辜

王振專擅使無人言之祇速死耳劉球實爲發難

引實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疋及祿米魚肉糕炒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　上皇所居者皮帳皮褥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實等曰當初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　聖母及今　上安好否上皇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衣麤陋不堪因極言王振昔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　陛下蒙塵之禍　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及也先牢

粉亦好名

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勑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个閑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阿輕易了知歸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辭 上皇歸也先遣右丞把秃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探邊人馬

○待虜主脫脫不花脊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 朝廷復欲遣人充使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

鶡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夫壺乾匏也何以千金脆哉凡過水患溺之可以不溺以物之應者有時平虛突操若人品流議不來能以評給返二上皇之智困額忘常易淹汗漆額野成

安平此爲臣效命之秋也遂行道遇李實乃告以虜情善至虜將也先寄遣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於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解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 駕初無號令對敵四方無虞只管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留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扮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于上留一空安尖頭鉎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椎橛中

術盜之士以出朋金男二命卯青救皆府使有網吻術安者出計以退軍奉術平老戰不慣從即此說之蕃驅满鳴何益之雖也可管一寶千金矣

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只用一个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二三斗、打去迸開數丈、潤者着人馬、即多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射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即裝藥、便放馬來衝。照着做大樣兩頭鈍鏃鐵彈子數箇、擀上毒藥、排于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三百步之外者。皆陛官。却實天下有智謀者。圖知其

不曾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兩家和好了何用虜人聞此言前去報知次日至嘗見也先問曰汝何官只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何如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祖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一二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二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

妄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過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差使臣王青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 朝廷疑怪乃詰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吳良詭計滅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鬧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

撥善反復辨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

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人所為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都御史說的皆是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將軍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拏住剜心摘膽高聲苦叫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殺他又曰兩家今日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

楊善具蘇張之舌可謂善乎應對

曰者者時有乎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　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愛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

楊善等之使彼是往報誠和非為迎駕也乃即送還京豈非天哉

臣禮也先額美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　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　十二日李實等

不欲來迎者雖累屈之心然其屈之歸實由于此蓋欲急于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使當時急于迎歸則彼

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人旣貴而長之矣

景帝當多難之餘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可爲不細惟不欲迎英廟只此一事大不是然而事固有㨿也設使當時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爲宋高不可得何也景帝則兄弟之義與父子之情既殊此于謙輩所以立景帝有微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耳然則景帝之不急于迎復者英宗之得返正在此也使急于奉迎則彼必以爲我所重在此肯晏然而已乎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惟不急其君而無意于迎此漢高分羮之設語所以謬敵而致太公之歸古今一轍矣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爲正廟號胡以至今未復耶

都御史王來擒苗韋同烈香爐山平○千戶龔遂榮詣

獄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

迎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奉

迎當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非爲宗社耳

龔遂榮一時正論朝臣皆不及之不意武弁中有此奇士

今都人一鬨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毅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此事雖是也先葉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沒迫向非使臣貞忠義之氣發于言辭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滯留以索利于彝固安肯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于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人者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遂使臣若此千載一

英廟北狩紫塞虜人悔禍旋還車駕自古所無

上皇還京

人而已

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邪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爲來邪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　今上迎拜　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

下○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璡督軍征貴州苗冦有功
進兵部尚書尋卒先是貴州亂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
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命璡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
圍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
下如雨戰大敗圍遂解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
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
圍都解　帝嘉其功遂陞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
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命保
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瑛陳友等
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冦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宫

曲突徙薪杜西青壁沉之論如此妙若非國手不能

聚張軏等還自麗州即令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虫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　朝廷乃以瑤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冦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冦盜于謙奏請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帝詔免朝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乞老骸骨許之內閣

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位雖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以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

老成之識

驥浙江蕭山人初舉鄉試爲松江訓導教有成效以薦陞太常博士累遷至今官爲人端厚謙慎簡約動靡前後居官有聲瞿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禮重之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

辛未景泰二年春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籍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

節是奇策

惻飢見其
仁心賑濟
見其仁政

萬石全活數百萬六千四十人空廣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瘞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先是淮上大飢　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玆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吾百姓矣○徵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毎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婢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于吏部○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敘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

御大班既退即于午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畢而事幾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敷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宜泄于外時不能行

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間有早午晚二朝或再朝焉識者亦謂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儀見而不相親款見猶不見也故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考試官取吳匯等二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輿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竝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亦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嗇慾絶玩好愼舉錯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　上之身心者或略臣以爲　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旣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以次第

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僎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　帝頗事聲色。脩營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大寓諷諫。但未達于　上耳。○左少監阮浪。侍　英廟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蘆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渡金梁叩綉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與堯。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醉毯襯衣。忠因見其袋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瀝堯解之。俟而入皇城白裏

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送堯以發刀賞忠求外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緝皆凌遲没產浪詔獄炮烙煆煉苦楚備至卒不承死獄中　上既殺阮浪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詣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个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供養真武以妄言伏誅

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穎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播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　上皇既北狩陷達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爲奏曰大吉可以賀矣　車駕其還乎後七八年必再踐祚

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或厥實時在石亨事下。召問朱贊賓筵之日。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驕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為詐。賓言于亨曰。眾人僨天。與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義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上皇來歸。授賓錦衣衛百戶。

閩浙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為兵部尚書。撫鎮兩省。遂為浙江置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

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既專。忱亦盡心職務。為人謙恭不伉。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承眾論。征輸有常度。貢賦未嘗稍欠。且有羨餘過為郡有荒歉。即以餘羨賑救。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幽戰驛馬。鋪陳撰該徵者。盡出于所積餘米。蓋民賦歲輸石五斗之外

淡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縣渠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諸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于官於是不需租然逋負自昔人益思忱之功後二年忱卒謚文襄

以祭酒蕭鎡（鎡江西太和人一字）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一寧浙江仙居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擢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杖中書舍人何觀謫外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置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以觀誣陷大臣

武臣忠厚有識如此毛玉諸臣人何獨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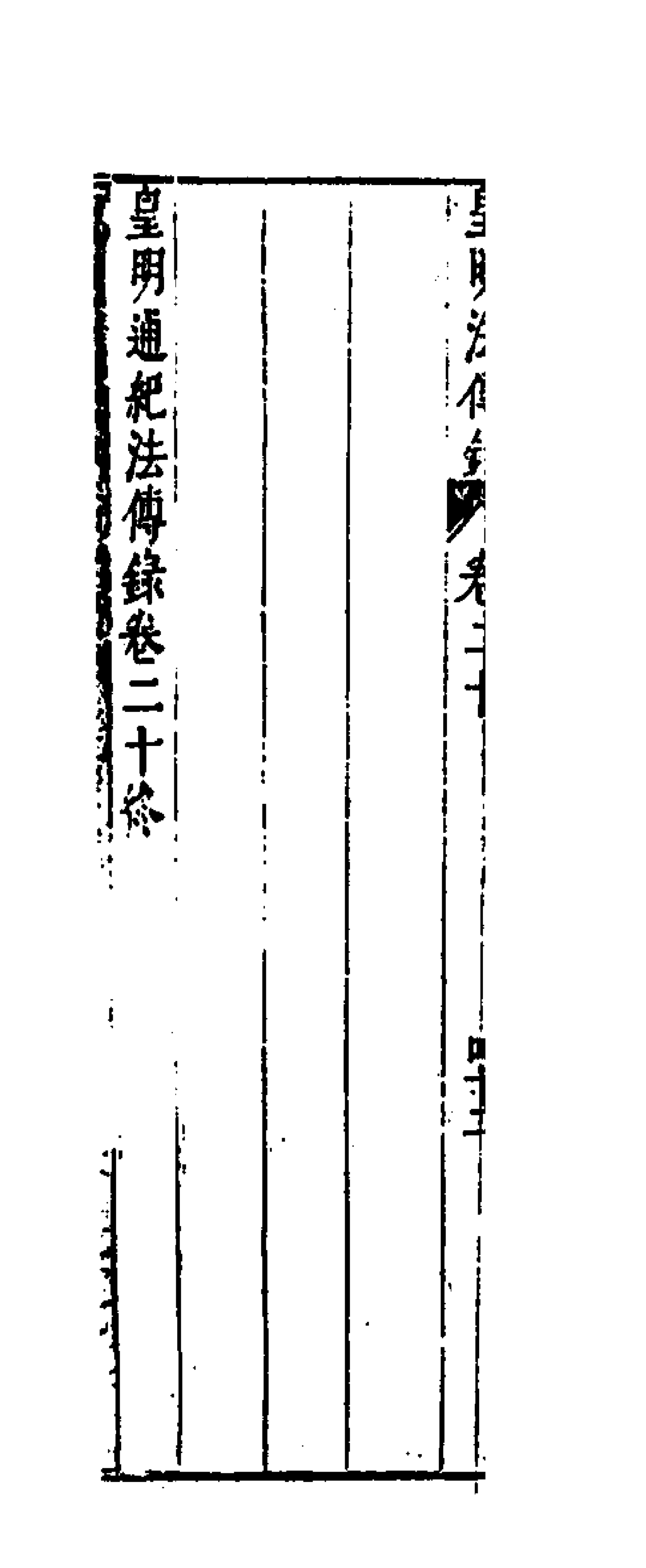
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雖死人至今以王振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　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乎玉意改少稍易數言而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門二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其具數耳

高故杖曰惜廷大開言路則議事者必毋不存大體開元時刺史楊濟坐贓當死朝議杖之丞相裴耀卿上疏曰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人時以爲所存者大當卿

公欲誅仲淹范文正不可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及當公使河北不許入朝未測朝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今觀文青此論與范公相脗合而二鎮撫決杖之言又與裴耀卿若出一轍祇覺毛玉之涉謟耳

越大名濬人

○以進士王越為監察御史越博涉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為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三十六舉進士方對策 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上閱姓名識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得監察御史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終